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家庭金套装

男主人珍藏版
Nanzhuren
ZHENCANGBAN

亚 玛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丕 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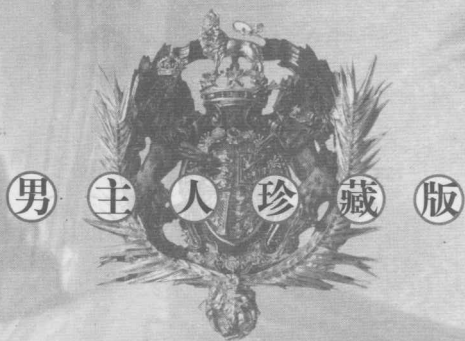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柯 寒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成功男人的标志不只是美女、靓车和洋房
还应具备相应的修养、气质和品位
正如闲暇时打高尔夫球、听古典音乐一样
阅读、收藏世界名著同样不可或缺

——李敖



SHIJIE 21世纪家庭文化建设研究会鼎力推荐
WENXUEMINGZHU
JINGDIANWENKU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家庭金套装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tion*

前 言

一九〇九年轰动欧美的唯一出版事件就是亚历山大·库普林描写妓女生活的记实小说《亚玛》的出版。评论界称作者是“巨匠库普林”，称这部大作为“非同寻常的逼人眩晕的、直录事实的书”。这本书在全世界已经行销二百万册以上，出版了俄、法、英、德、意、日、瑞典、芬兰等三十多种文字的版本，在二十世纪初吸引了全世界读者的目光。

《亚玛》用朴素优美而不朽的形象表现了妓女卖淫生活的悲惨和重负，作者不惜用最直白的语言来暴露黑暗的场景，却因此遭到唾骂、作品遭禁，以至被冠以“提倡色情文学、引诱青年堕落”的可笑罪名。然而评论界对小说给予了极大的赞誉，在读者中小说也广受欢迎。应该说该书的成功，不能归之于读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而应归于这部作品的伟大与真诚，它的深沉的记实已经穿透了每一颗读者的心。

“所有的可怕正是在这里——
其中毫不叫人觉得可怕……”

作者题辞

我知道许多人会觉得这个长篇小说既不道德，又不高雅；但是，我仍旧诚心诚意把它献给

母亲们和青年们

A. 库普林

作 者 序

这书在全世界已经行销二百万册以上——有俄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日文本，瑞典文本，芬兰文本，挪威文本，波希米亚文本，匈牙利文本，英文本，波兰文本，立陶宛文本，以及别的语言的译本。

这本书的真实的、心理学上的成功，不能归之于读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我深深相信《亚玛》已经驱使许多人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思索娼妓问题了。

但是作者从来没有满意过这本书，至今还是这样。

真的：在几千年中间，而且直到现今，有多少恼人的、没法克服的、被人诅咒的问题，威胁的笼罩着人类，时时压得人类倒在地下，把人类贬到低级兽类的水准。战争、娼妓、死刑、不堪忍受而且报酬微薄的苦工，大多数人为饱食终日的少数人饿着肚皮做牛马的情形。

我素来觉得万恶中的首恶是妇女肉体的交易，妇女爱情——上帝对人类的最高贵赐物——的交易。可是我又觉得人类的古老病症——卖淫——是一种顶容易用迅速而顺利的治疗医好的病症。我暗想：“只要对人把道理讲明白就行了：‘现在，你有一个人人尊敬的白发祖奶奶，你从她那儿初次听到有趣的民间故事，她是你们一家的光荣和君主。你有一个母亲，你原先曾经映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贪食而快活的吸吮

过她那甜蜜蜜的奶头。你有一个妻子，你的子女的妈妈，温暖家庭的制造人。你有一个妹妹——一个顽皮、欢笑、机灵的女郎，她的语声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谁敢当着你亲爱的小妹妹面前说出一句意义暧昧的话，或做出一种太放肆的姿势，不消说，你的眼睛会充满血，你的下巴会气得发抖。讲到你钟爱的小女儿——我甚至不必费那份精神讲到她了。

“可是你却带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卢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马克，心安理得的到卖淫妇那儿去换取爱情的代替，换取仿造的性爱——那种性爱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绝大神秘。有这种目的，你才有理由用那种手段。

“至于女人由于她那种——唉，她那种极艰苦的工作，早已变得愚蠢，自甘下流：这完全不能成为你的口实。事情的症结在于她的青春如果曾经在仁慈、关顾、至低限度的安乐生活中过来，她也许不但会成为幸福的母亲，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姊妹，一个宝贝的女儿。

“‘你也没有理由存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我的家是一回事，别人的家是一回事，迥然不同——别人家的祸福跟我全不相干……”可是——这是吃人的野兽的想法！因为我们岂不是自认为有一点教养，多少总是个基督徒吗？

“‘当你满足你的兽欲，离开那妓女，掩饰不住心中作呕的憎厌时，你该明白而且记住：你在那时比那妓女卑鄙下贱到不知多少倍。利用反常的社会制度，你抢劫一个盲目的乞丐，你在一个双手反缚的人的脸上打一记耳光，你欺骗一个孩子……’”

是的！我，尽我的知识，尽我的能力，著文反对卖淫——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卖淫，不外乎：一方面因为贫穷和教育不良，一方面因为引

诱和野心，又一方面因为不会做任何行业，或找不到别的工作。可是为这问题作文章，呐喊、劝导——难道都是白费心思？最生动、最可怕、最真实的词藻对于男男女女的影响是多么渺小，想起来真是可怕！……

有一回，在一列从彼得堡开到克里米亚的火车上，几个青年工程师认出了我，要求我答应跟他们谈谈卖淫问题。

“哪，现在，”他们说，“你揭露妓院的恶疮，可是你用什么方法来防范那强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饥渴呢？”

我尽我的能力回答：

“粗床单；硬板床；既不太厚也不太热的被子；通风而凉爽的卧室；酣畅的睡眠，睡得不太长，醒得早；冷水浴或淋浴；食物简单，味不太浓；好的文学作品——选择那些描写丈夫气概的，英雄气概的事业的作品；繁忙的工作，在露天底下游戏；男女同校受教育……最后，早婚，比方说，二十五岁。因为，话说回来，好好的女孩子总要到那个岁数才受得住结婚！”

工程师们答道：

“这些我们都懂。这些全是缓和的方法。可是没有解决那基本问题：你拿什么来代替性的满足？”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我把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回说过的不客气的答复讲给他们听：

“有一回在一大群头脑糊涂而很好饶舌的俄国‘知识分子’的集会上，托尔斯泰愤慨的抨击当时的俄国政权。一个青年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很对，列夫·尼古莱维奇。就算你的话不错——我们的政权有了毛病，全无益处。要是你希望，我们可以毁灭它。可是你叫我们拿什么来代替它呢？’

“托尔斯泰干脆脆答道：

“譬如说，你害了传染病——上帝不许！你到我这儿来问我：“我害了什么倒楣的病？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我说：“你害了某某病。你现在该做的事情是这样：快去看医生，别耽搁，一心去医治。”可是你忽然回复我道：“不错——我得去看医生，医好自己的病。可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来代替梅毒呢？”我承认，我答不上来……”

我的意思也一样。我已经竭尽能力真实的指出来卖淫的恐怖。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离破碎的形态出版了。俄国一位神经过敏的、吹毛求疵的、假充君子的书报检查官把它涂改得认不清它本来面目。心浮气躁的读者读了它竟大惊失色。在俄国，我接到过成千成万的谩骂信——大部分是匿名信；现在仍旧不时接到。我的罪状是震撼社会基础、引诱青年堕落、提倡色情文学等等。许多人不肯了解我的真诚的善意。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鼓励的信，是年长的、头脑清醒的、通晓世故的妇女寄来的，是给自己的性的渴望所惊吓的诚实青年寄来的，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孩寄信来。我还珍藏着好几封职业妓女寄来的信；这几封信文理不通，可是内容深刻而动人……

有一件奇怪事情：我在巴黎以 émigré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许、认识。法文译本一出来，巴黎的报界和巴黎的读者生气勃勃的响应我这本悲惨的小说。批评家，用法国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感，指出来短处，可是他们一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部作品尽管有粗糙和离奇的地方，然而充分合乎道德，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它渗透一种热烈而博爱的情绪。

我呼吸得自由多了。

现在我更高兴，因为我终于把《亚玛》还原，恢复它的原来面目——即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实在，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检察官的删略可以凭记忆复原。引起困难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小说在俄国印了许多版——可是不是排版印的，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因此其中有许多手工的误排，那些错误不但惹人烦恼，有时还歪曲原文，弄得缠夹不清。我把这些全都整理清楚，现在心安了。我的作品是在美国顶好的翻译者的手中。

《亚玛》在美国出版，我还有一个理由值得高兴。在美国，曾经出版过《汤姆叔叔的小屋》。

亚历山大·库普林
一九二九年秋季于巴黎

第一部

第一章

许久许久以前，远在建筑铁路以前，驿车夫——公家的和私人的——历代习常居住在南方一个大城的极远的边境。这就是那整个区域何以叫做亚门司卡亚·司罗勃达——“驿车夫镇”；或者简单点，亚门司卡亚，或亚门卡司——“小坑”；再不然，更短一点，干脆叫做亚玛——“陷坑”——的缘故。过了相当时期，利用蒸汽的运输消灭马匹的运输，那一帮雄纠纠的驿车夫便渐渐失去热闹的生活和勇敢的风气，改做别的行业，分头走散了。可是许多年以来——甚至到现在——亚玛一直有着暧昧的名声，大家都说那是一个非常快活、可以欢呼畅饮、一到夜晚不免危险的地方。

在那些古老而悠久的安乐窝的旧址上原先只有脸蛋绯红活泼轻佻的军人妻室和亚玛当地的眉毛浓黑体格丰满的寡妇私下里做一点“伏特卡”和“自由恋爱”的生意。后来不知怎么，自然而然的，开张了正式妓院，得到地方当局批准，由官方监督管理，受特定而严格的法规节制。临到十九世纪末叶，亚玛的两条大街——大亚门司卡亚街和小亚门司卡亚街——街的两面，简直完全给“坏名誉的房子”占据了。至于私人房子，却剩不到五六所，就连这五六所也给改成公寓、酒店、百货商店，来迎合亚玛的卖淫生活的需要。

生活的方式、气派、习惯，在所有三十多家妓院几乎是一

致的；区别仅仅在于为春光短暂的爱情所定的费用不同，以及若干外表的细节也因而不同：在女人的俊丑方面，在衣裳的时髦方面，在房屋的宏大方面，和布置的豪华方面，略有差别。

顶 Chic 一家是特瑞贝尔妓院，大亚门司卡亚街左首第一所房子。这是个老字号。目前的主人不是姓特瑞贝尔，他在市参议会充任选举人，甚至是市政会议的委员。那所房子是一楼一底，粉刷成绿白两色，照建筑师柔贝特（Ropet）发明的那种鄙俗的“仿俄罗斯式”筑成的，墙壁上雕着小马、人脸、雄鸡、木头的面巾、镶着花边——花边也是木头的；一块白边地毯铺在楼梯上；前厅立着一个熊标本，肚中塞满草，一只爪子伸出来托一个木盘，接受来客的名片；舞厅有着细木精镶的地板，窗上挂着浓绿色丝帘和绢网，米黄色椅子，墙上挂着金边镜子；还有两间小客房，有地毯、长靠椅、软丝垫；卧室点着蓝色和粉红色灯，铺着绸面被子和干净枕头；那些妓女穿着下摆很低的舞衣、镶着皮领或化装骠骑兵、听差、渔家少女、女学生；她们大多数是从沿波罗的海各省来的日耳曼人——高大美貌的女人，皮肤白净、乳房肥大。在特瑞贝尔妓院，打一回茶围要三个卢布，夜度资要十个。

两卢布的妓院有三家——索菲亚·华西列夫娜妓院，古基辅妓院，安娜·玛尔科夫娜妓院——稍稍差一点，稍稍寒酸一点。大亚门司卡亚街上余下的那些家只要一个卢布；它们的布置越发差。至于在小亚门司卡亚街上，那是丘八、扒手、工匠和一般下流人常去的地方，一回只要五十个戈比上下，样样东西简直又脏又旧——客厅的地板高低不平，翘曲，满是裂缝，窗上挂着红麻布；卧室活像马厩，用薄木板隔成一间间，那木板高处并不挨到天花板；床上，在凹陷的草垫的浮面上，零乱的铺着破旧而污迹斑斑的床单，以及旧得发黑、揉得很皱、满

是破洞的法兰绒被子；空气酸臭，外带酒气和汗味；女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花洋布衣服，或做水手装束，她们大多粗鲁，说话喻声喻气，鼻子掉了半个，脸上还保留着昨晚挨打或被抓的痕迹，却借助于一个红纸烟盒，蘸点吐沫，然后认真的涂了一脸。

一年到头，每个夜晚——然而“神圣周”的最后三天和“御告祭”的前夕除外，逢那种日子没有一个鸟搭它的巢，沦落的少女也不编她的辫子——只要门外天色一暗，各家门前的红挂灯便点亮。门顶张着蓬，门上雕刻着画。街上就像过节——像过复活节。所有窗子明灯辉煌，提琴和钢琴的欢乐声游出窗外，车夫赶着车子川流不息。所有房子的正门敞开，人从街上可以望见门里有一道高陡的楼梯，楼梯顶上有一段窄走廊和多面灯罩下白亮的灯光，还可以看见前厅的绿墙，墙上画着瑞士的风景。（瑞士跟这些地方有什么相干？）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为止，成千成百的男人在那些楼梯上上下下。这儿，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半死半活却还馋嘴的老翁，来寻找人工的刺激；男孩们——军事学校学生和高等学校学生——几乎还是些小娃儿；胡子一把的家长；可敬的社会栋梁，戴着金边眼镜；新婚的、极可爱的新郎；声名卓著令人起敬的教授；强盗和凶犯；自由思想的律师；严厉的卫道者——冬烘学究；前进作家——专写激昂慷慨的论文，主张男女平权的；巡警、特工、逃犯、军官、学生、抑郁寡欢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受雇听命的爱国志士；胆小鬼和厚脸皮；病人和好人；第一回领略女人的人和无恶不做的老嫖客；耳目聪明五官端正的人和天生残废的怪物，聋子、瞎子、烂掉鼻子的人；一身肥肉大腹便便的胖子，呼吸恶臭、头顶光秃、身体发抖、满身虱子——活像一个大肚子，害痔疮的人猿。他们逍遥自在走来，就跟到饭馆或美术陈